

◇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几年前我游过桐城文庙，印象已模糊，略记得绿树红墙，花卉禽鸟墀头饰，鳌鱼脊饰，飞檐，大致天下的文庙，要配几个著名的读书人，本地的先贤最好。要配孔子等一圣四贤十二哲，熠熠生辉。在桐城，六尺巷的故事盈目逼耳，让它三尺又何妨？又何妨？又何妨呢？又何妨啊！退让谦让礼让避让辞让揖让忍让，忍为上，让为上。

桐城的文气如石髓沸然，桐城的文气还一派平和之气。

清晨的龙眠河清清澹澹，轻轻浅浅，河滩上荇草青碧，载人过河的踏石，一排排，一颗颗，各色农妇蹲在上面浣衣，腰臀有隐世村落的偏僻之美，蜿蜒起伏。雾起了，龙眠河似下了蒙蒙细雨，陡增了些许草木的清甜，大巴车就如裹在缠绵湿梦中行驶。雾散了，入山弯弯拐拐，峭陡生姿。沿途布满不知名的山精气息，崖石间的树精虬枝劲劲，一片倾斜欲坠的审美。山谷光阴泼洒的浩荡春气，葳蕤随行。一时欢喜，呆立无言。

也许是昨夜下过雨，山中万类滞湿，远处的境主庙水库云纱渺飞。弯拐角落里的人家，一片黑白静默，门前海棠欲喷射怒红之气。树影花影人影趴卧山际，绿重青肥，米浅黄腴。往昔金黄的油菜花瘦青浓，使繁华中带些荒芜的况味，正如此山，正如此境，正如此世中的古人。

龙眠山是逶迤大别山的余脉，皖西南名茶桐城小花的核心产地。山腰茶树无数，棵棵绿意蓬勃飞溅，几位茶姑的竹篮内，晃射的芽叶似翠银鱼影在虚空里神游：圆润之绿的鲤鱼，通透

沉疴不觉新年至，残叶枯枝抵死留。怎奈一冬无雪现，开春农事使人愁。

当新年的红包雨在微信群里纷纷落下时，猛然顿悟，一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。好想伸手抓住什么，哪怕是一缕清风一片雪花都好，然双手空空，抓住的只有时间滴答的无奈。

回头想想，这一年与上年似乎并无区别，除去年龄，收获甚微。

去年秋天，从市里万般无奈回来，一年未住人的房子，一年没有办公的桌子，上面都蒙上一层尘土。走时，是抱了多大的希望，从此一去不复返，那时候多么欣喜，感觉推开一扇门，遇到了一群对的人，在多数人比我强的环境中，学着从未接触的知识，尽管忙忙碌碌，内心却充满希望，那是多么好的一种状态啊！

就像一阵秋风，突然将我吹落，我像一粒沙，纵然曾经落在了高枝，可此时又被风一路吹着带回原地。一切结果都是性格的原因。我还是弯不下腰，就像从不愿为二两银屈膝一样，只愿贵人从天而降，然而这样的概率小到几乎为零。

走了又回来是一件丢人的事情。见到的人都在问：“你不是调走了么？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好似就差说你这个瞎货，愣让人退货了吧！那时候万念俱灰，本想放弃一切，从此与文字相伴，过娴雅散淡的生活。可最终，我还是接过了单位最忙的一摊子。

一千就开始忘我了。对于新闻工作的热爱一分没减，原来我的初心仍在。就像当年义无反顾选择这一行当一样。顶着不被认可的压力，开

龙眠山记

的神眼雀跃飞电，狭绿的银鱼飞跳，以及碧眼俏亮的虾在弓身弹跳——双宰相张英、张廷玉的龙眠山，起伏徐缓，婀娜多姿，藏方于内——犹如父子二人的书法。藏方于内，似乎也是二张安度清廷岁月的秘方。

我喝过桐城小花，色翠汤清，鲜醇回甘。与我乡山茶岳西翠兰同气连枝，但野气欠了些清癯，多了些丘陵的丰饶。

站在花树下，不免更多想起李公麟。李公麟五十二岁辞官归老，久居龙眠山，自绘《山庄图》，其间岩谿隐见，泉源相属，下笔细润，我却看出了宿醉后老翁杖藜的慵美。山水一缸，得饮一壶，举杯吟风颂月，该有酒意鸱起：

诸山何处是龙眠，旧日龙眠今不眠。闻道已随云物去，不应只雨一方田。（黄庭坚）

心中有境，方得自在，心手相应，放养精神。这是山水的佳处，来处，去处。

龙眠山对面的境主庙水库，颇值得一记。

湖水（不是库水）暗含一种浓郁的凛冽。群山之上，之下，浩浩天宇一泼，晴绿一泼，壑谷之靛蓝巨碗因此而剧烈晃荡，但已不可见地质构造时的大变。或有无数孕育于群山之腹的溪水，自东南西北汇聚、包抄、叛

逆，泻涌出不同走向、草木暴动般的湍急支流，旋即像被雨瀑巨力平叛，平静纳入一湖。

停车小憩，俯视波光粼粼，也许是波光粼粼，视线因较远而产生异质的想象：湖水又如宿墨堆砌经年，似被散放的牛羊闹醒——暮色来得迟缓无比，夕阳踟蹰山坳间，终于决绝坠入深寂。在山间，总是如此生动婆娑，湖光里行走着草木之人草木之兽草木之影草木之心。

下山时，回望了一眼张氏父子幽静的园林墓葬：

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；

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雨便是主人。

确乎已归山水，到底意味深长。

附：桐城丰糕极好。容颜白白胖胖的，有炖鱼头的奶白。多少也像芋头，蓬蓬软软，手指轻按下去，仿佛夏日在细沙上走。一方丰糕里，散发稻米清香，蔗糖甜香，是布谷插禾之声，秧田哗哗水流之音。丰糕丰糕，万物拔节，丰收节节高，得了民间之喜。丰糕上，常点缀金丝丝银丝丝绿丝，富贵堂皇，想起西晋杜育写茶，做了《荈赋》，焕如积雪，晬若春敷，正是丰糕气象，一派春茶丰硕意趣。

月色入户，读旧书，不觉吃了两块丰糕。一块写着金玉满堂，丰糕玉色分明。另一块写着吉祥如意，心头春意蓬勃。

看丰糕，如龙眠在渊。吃丰糕，如龙飞在天。记起了那年龙眠山之行，曲径花深，文洁可爱，令人低回不已。

的人，开始平淡如水；过去解不开的结，终于找到出口。

这一年，仍然保持一颗童心，玩抖音，说网络语，发朋友圈，绝不和时代有距离。

这一年，把家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无论事情有多紧急，家人的事最要紧，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需要你的人。

这一年，结识了王建忠老师和他的《黄河三峡》。

这一年，读了将近40本书，写了22篇散文，60首诗，十几万字的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。

这一年，我花尽了一年俸禄，一穷二白。

敲下这些文字，好像还有许多事没来得及做，还有很多话没能说完。没做完的事，新的一年接着做吧！没有说完的话，就不说了，让它们都封冻在小寒的冰层下。轻轻许下新年的愿望，愿这一年能遇到人生中的伯乐，给我亮起一盏灯，照着理想的路前行。

小寒时节，正入三九四九天，却远没有大雪时节的冷寒，就如我们的人生，或许并没有想象的艰难。午后的阳光从西窗洒入，看着堆在桌上的书和获奖证书，这些让我内心充足，精神丰腴。

桌案上还摆着友人寄来的《卡门》《枕草子》《盐》，肖亦农老师收入《十月》的“穹庐”，新的一年我就从肖老师的小说读起吧！现世或许不尽人意，我们总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做尘世中的行者，直到一天，找到了心中那片风景，停下来坐着摇椅，捧着回忆，品味曾经的点点滴滴。

小 寒

设公众号，改版新闻包装与内容，审稿、审片、审公众号、采访、写稿、写调研报告，杂七杂八一年忙忙碌碌，好似每一分钟都不曾浪费。然而到了年底，似乎这一年又什么都不曾做过。

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，许多选择都以黯淡收场，最终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个字：拧巴。不管开头如何认真对待，最终还是给人生留白。那缺了两个学习日的笔记，计划全部完成的节气散文足有十篇未写，还未来得及读的十来本书……这一切一切给旧年都留下不可挽留的遗憾。

一年辛苦下来，却在最后一个月以大病一场收尾。在无奈中，我与命运握手言和，也与自己妥协。不再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打不倒我，任你来势汹汹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无论日子如何黯淡，一定要做出飞翔的姿态。我相信，你只管努力，上天自有安排。

这一年，我融入杭锦旗的文学圈子里，虽然我们是个小地方，文化也很小众，但他们朴实的脾性，相互推崇的精神，感动着我。我想让更多的人有读书的意识，最终不要让平凡淹没。

这一年，终于完成了去西藏的宏伟蓝图。

这一年，过去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渐渐变得稀松平常；过去放不下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，原名王桂萍，鄂尔多斯人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，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